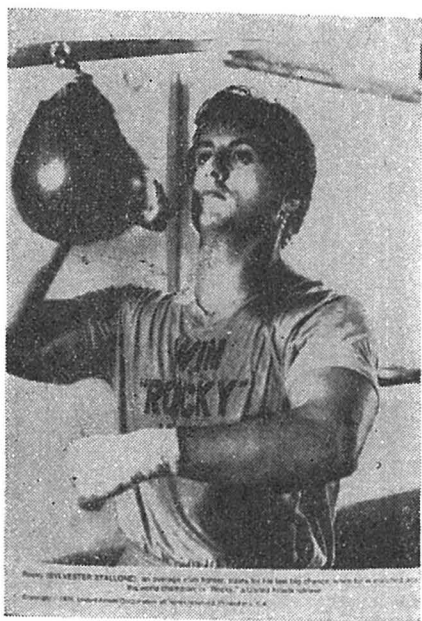


談「洛基」的 電影和小說

魯稚子



誰都有機會，誰都可以獲得成功，只要他肯吃苦、他肯努力。

「洛基」(Rocky)這部榮獲本屆(四十九屆)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的影子，生動的表達出了這樣一股平實的主題，對社會大眾在精神上，的確產生了鼓舞和激勵的作用。

編劇薛維斯特·史托倫(Sylvester Stallone)，對於美國立國二百周年，顯然的也獻出了他懇摯的祝福與愛心，他把美國描繪成一個公平而合理的社會，並且以這個社會來做為這部作品的背景，就因為這社會的公平，一個藉藉無名的角色，他同樣的享有成功立業的機緣，看片中那位拳王克里選擇了這匹「義大利烈馬」，來做為他的對手，並非是一時興起，和為了新鮮，而是他早就決定了要給新人一個出頭競爭的機會，這當然是編劇有意的安排。

同時，也因為這社會的合理，所以一分耕耘，就有一分收穫，男主角洛基被選為拳王的挑戰者之後，看他拂曉即起，沿街勤跑；藏身

冰庫之內，對着凍肉，辛苦揮拳，電影在畫面上，細緻而又強烈的描寫了他努力奮鬥的過程，使得這名三流的拳擊手，竟能面對重量級拳王，支持到最後一個回合而不倒，這證明了他的努力沒有白費，他的血汗沒有白流。

更重要的是拳王雖飽受威脅，但終於衛冕成功。他之所以為拳王，當然是有着豐富的經驗和卓越的技術，這更是不斷的努力和無數的血汗，所苦苦堆砌起來的。因而在比賽之時，可以打得很艱困，處境很險惡，但最後他不能失敗。一般觀眾會很不同意這樣的看法，認為編劇應該讓洛基戰勝才好，才能大快人心。其實這是戲劇性的處理，完全是同情劇中人的心理在作祟。

對於反映一個真實的社會生活而言，努力固然是成功的重要因素，但經驗和技術仍然是決勝的條件。因而克里的獲勝，更顯出了這個社會的合理，也更顯出了作者的心意。有很多事情，並不是要獲勝才算成功，有時只要盡到了一己的心力，達到了自己所期盼的目標，這也就符合了成功的定義。洛基在實際上也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物。

史托倫歌頌這樣一個公平而合理的社會，是因為和他自身的實在遭遇，有極密切的關係。他原本研讀戲劇科系，因為老師一再說他不是演員的材料，使他失望而又徬徨，只覺前途茫茫，他幾度想改行，但對心所熱愛的戲劇工作，確實不願放棄，於是he到戲院當領位員，在電影裏當臨時演員，一面他在貧窮的生活中，刻苦的鑽研編劇的技法，終於寫成了「洛基」的劇本。他經過了數次修改潤飾之後，就送給一些製片人看，並且要求自己主演。他這劇本的取材頗引人注目，但一談到演員人選，大家都不願由他演出，可是史托倫却堅持原則，他要實現表演的夢想，如非合於這個原則，他是不賣掉劇本的。幾經曲折，最後才獲得了兩位獨立製片人勞勃·查多夫（Robert Chertoff）和艾文·溫克勒（Irwin Winkler）的賞識，且得到了聯美公司的資助，這才圓滿的完成了他的夢想。

他能實現這個夢想，而且由他主演的這部片子，竟然能轟動一時，先後奪得了金球獎和奧斯卡的最佳影片，他自己也真的是在一夕之間，由一個無名小卒而成了大明星，他這種成功，也正說明了他在片中所

敘說的公平而合理底社會的正確性，更因為史托倫本身有過這樣的一段傳奇性的際遇，所以這片子看來也多少包含着若干自傳性的意味，而由他自己來演出自己筆下的人物，當然更爲得心應手，更見出對角色造型雕塑的深刻與力道。

史托倫這個筆下的人物，經由他自己在銀幕上的演現，立刻成爲了新好萊塢的型像，是美國電影自西部英雄以來，一個寫實的平民角色的出現，這也是自一九五五年狄爾伯·曼（Delbert Mann）導演的「馬蒂」（Marty）一片之後，再次重現的樸實的小人物，他們絕不屬於超人及英雄一類，他們只是善良、吃苦而又努力，肯奮鬥上進的一羣，是屬於普通大眾的典型，令人覺得親切而又熟悉。

就由於這人物創造的成功，不僅使電影的攝製顯得特別具有意義，同時這部片子的劇本，還被改寫成了小說，是由朱莉亞·蘇麗（Julia Sorel）所執筆，在情節上大體相同，自然其中還有若干的出入，但就小說的寫作而言，它却挾帶着電影的「動感」，而文筆也更顯得簡練有力。

以電影和文學的關係來說，兩者實在有着無比的

密切，文學以它特有的形容詞彙來做描寫，電影則以它的蒙太奇（Montage）構成，來宣示出文學的意境，過去根據小說來改編拍攝電影，有很多都是著名之作，例如「亂世佳人」、「齊瓦哥醫生」等等，這些都是在溝通着文學與電影的關係，以及吸取了文學的優點，發揮出了電影的特性，終於成就了爲人所難忘懷的名片。

在我們的印象中，把小說改編爲電影，是理所當然的事，但把電影改寫成小說，却確屬罕見，這種改寫，絕不是所謂的「電影小說」，絕不是只寫出電影中每場戲的故事，它純粹是一項嚴肅的創作，它要把電影的特質，應用到小說中去，同時還得運用文學的技巧，來做完美的表達，這情形正如同一個嫺熟電影技巧的編劇，要把一部名著改編成一部成功的名片，其費力與費心，都是同樣的。

說起把電影技巧融入文學作品中，那還是法國的「反小說」（Anti-Roman）流派崛起之後，才被積極的提倡着，當時的反小說作家和新電影運動，幾乎是密切的結合在一起，例如「廣島之戀」的瑪格麗特·杜蘭絲（Marguerite Duras）、「去年在馬

連巴鎮」的亞倫·羅布格里葉（Alain Robbe-Grillet）、「年少莫輕狂」的亞倫·史里托（Alan Sillitoe）等人，他們都把自己的小說作品，改編成電影劇本，同時又把電影的動感及場面轉換的技巧，用來創作小說。電影獨有的時空跳動的變換技巧，對於現代文學中有關心理意識型態變化的描寫，產生了莫大的影響作用，而這幾位「反小說」主將的作品，其所受影響尤深，從「廣島之戀」到「去年在馬連巴鎮」，這一系列的反小說代表作，都是鮮明的具備着新電影技巧的作品。

在美國而言，當一九六六年佛德烈·拉菲爾（Frederic Raphael）以新文體編寫出「儼人行」（Two for the Road）的劇本之後，他那種把文學的時間性，用科學的分析性，來做了細密的描述，無形中擴大了電影的表現領域，這部片子成功的推出不久，這一新的表現文體，即刻受到歐美文壇的注目。

對於「地下藝術」的創作者，他們在文學、音樂、繪畫以及電影的表達上，都是採取了極端的自我和自由的態度。著名的普普藝術家，其後又大力推動地下電影運動的安迪·華荷（Andy Warhol），他無

拘束的拍過「連續放映八小時的「睡」（Sleep）」，他同時也從事小說寫作，一九六八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小說「a」，就是運用了電影的手法來寫成，全書充滿了「自由連接」的趣味，成為了地下文學的代表作。

正因為現代電影和文學在創作技巧上，有着這般水乳交融的滙合通流，所以過去的電影劇本，被認為只是一種工作藍圖，缺乏獨立的可讀性，現在這種觀念也被打破了，不僅有很多的電影劇本被出版，就是導演的分鏡頭本子也有被印行問世的，而且根據劇本來改寫成小說，更是逐漸的在盛行起來，法國新潮時期崛起的德路福（Francois Truffaut），他從「柔膚」、「華氏四五一度」、「野孩子」，到近期的「愛女人的男人」，他的電影劇本都被刊行着，或是被改寫成了小說。

「洛基」的被改成小說，這很引起史托倫的興趣，現在他自己也正在從事這項工作，他根據自己所編的電影劇本「海爾廚區」（Hell's Kitchen），把它改寫成小說，他覺得這種方式寫出來的小說，和傳統的一般小說創作稍有不同，它所具備的「電影感」

，是相當的強烈和明顯的。

「洛基」的小說，雖然是根據劇本所改寫，但和拍出來的電影，在實際上仍有若干的差別，這是由於電影在臨場拍攝之時，常會由於臨時情況的變動，或是忽然而來的靈感，而對劇本做或多或少修改，因而在小說看來，有些情節是有着相當過程的醞釀，但在電影上却直接了當的做了表現，使得場景的連接更為緊湊嚴密，現在特別把「洛基」小說與電影的不同處，提出來做一比較和說明——

第一、整場刪去：在小說中有好幾處情節，在電影裏都被整場的刪去，例如洛基在開始的拳賽得勝之後，原本曾到酒店喝酒，然後才回家去，現在這個酒店的戲被刪掉了，變成了他賽後即行回家；再如後面有市長召見，嘉勉他被選向拳王挑戰，影片也沒這一段，就戲劇性而言，這類情節僅屬一種過程的描述，對佈局及效果均無顯着影響。

另外，小說的第十三章，敘述練拳場內，電視記者的訪問洛基，而拳王克里也到場揚威，就在這時，被教練米奇所看重的拳手第伯，却心生妒忌，故意向洛基挑釁，要他下跪舔腳，而造成了尷尬和緊張的情

勢，最後還是由洛基揮拳將之擊倒而結束，這整場戲也被電影所刪去，這是很可惜的，因為這場戲有着強烈的衝擊力，氣氛扣得很緊，照說應當是一場好戲，而且是很合於電影動感的好戲。

第二、部份刪去：小說所描寫的事件或動作，在拍成電影之後，發現其中「部份被刪」的情況，是不足為奇的，因為訴之於文字的描述，總是比較繁瑣，不及畫面所呈現的寬廣，同時電影在場面與場面之間的連接上，有其獨特的技法，現在舉一例而言，即可知其情況，影片上洛基到練拳場來，米奇交給了他一紙通知，告訴他說是拳賽主辦人喬送來的，鏡頭跳過，他已經來到了喬的辦公室，這已經省略去了小說中一些過程的對白及動作，但在電影上看起來却簡潔而緊密，效果是好多了，有不少地方，就都是為了效果，而做着部份刪節的。

當然也有些地方是爲了「無此必要」，覺得情節的發展過於瑣碎，或是嫌它橫生枝節，不儘可取，因而把它刪減去的，諸如拳王發覺原定對手不能出賽，乃決定給予新人機會，以及洛基送女孩瑪麗穿過校園回家，前者刪去了小說中很多囉唆的枝節，後者刪去

了嚇退不良少年等，這都是屬於贅筆廢墨之類，省去了更見出乾淨俐落的精神。

第三、部份更改：這種更改的情形，也是在小說改成電影，或是由電影改成小說所習見的，在「洛基」片中，即可看出兩種更改的狀況來：

一是背景的更改，例如女主角的住處，在小說裏是住在公寓四樓，但在電影中改爲平房，這可能是爲了方便實景拍攝的關係。

一是事件的更改，例如洛基邀約愛德琳外出，到了溜冰場的戲，小說裏是有一婦人在彈奏着樂曲，他們伴隨着音樂而半滑半走，電影却把它改爲冰場已經打烊，洛基是經過情商，以十分鐘十元的代價，而使愛德琳可以穿上冰鞋滑行，這項改動很可能也是爲了節省預算，因爲偌大的一個冰場上，就只有他們兩人，難得的是這場戲製造出了一番情趣，縮短了男女主角感情的距離。

再如比賽前夕，影片和小說也有不同的表現，電影拍的是洛基到拳場中去，場上高懸着他和拳王的巨幅畫像，一切均已佈置就緒，他徘徊其中，無限感觸，心生畏念，接下去是他回到家裏，對着愛德琳說他

辦不到，無法擊倒對方，她聽後却溫柔的安慰着他，這是描寫心理意識的場面，把握得甚爲有力，已刻劃出了洛基這個小人物，在大場面來臨前的複雜心理，借景喻人，而且在拳賽的動態之前，先映照出這拳場的靜態，也頗具有對比之功。

這一節拳賽前夕的戲，小說描寫的是洛基深夜到米奇的辦公室去，研究着克里的記錄片，對他的每一個動作，詳細的看，詳細的記，終至於頹然嘆息，信心大減，後來還是米奇到來，勉勵他只要「盡力而爲」，接下去回到家裏的情形，則是相同的，這一情節寫來入情合理，實在說是不宜把它改掉的，而且現在整部片子裏，就缺乏洛基在事前研究克里拳賽記錄片的場面，照說這是不可能的，最好是應當保留小說中這一段，然後再加上電影裏拳場獨徘徊的戲，這樣就兩相兼顧，對其心理的雕鏤，就更爲工細了。

第四、部份增添：片中所增添的劇情，是原來小說上所沒有的，經過了這一增添之後，的確是加強了效果，我也把它分成兩方面來說明：

一是情節的增添，這當然是因爲原本的情節不夠，所以才會在拍攝之時，再來加戲，以求其完善，例

如洛基首次約請愛德琳，在溜冰完之後，回到家來，就在門口，他再三請她入內小坐，她却一再婉拒，表示要回去，這段是小說所無的，加得非常之好，把愛德琳這位老小姐，那種羞怯、畏縮和不善與人交往的性情，加深了刻劃，看來甚為生動。

一是鏡頭的增添，這是電影性能的一種發揮，由於這一發揮，不僅可以表現時間的平行性，而且表現了事件的關聯性，這在小說的寫作裏，是很不容易單獨做到的，「洛基」片中正好有這樣的情形，我特別把它提出來，做成一個範例，以供大家參考，同時還可參照原小說，細加研析，更可窺見小說和電影二者特性的不同。

片中在凍肉的冰庫內，洛基接受了電視記者的訪問，並且表演了他利用凍肉來練拳的情況，在這場戲裏，鏡頭忽然插入了拳王克里的教練，正在收看他以拳猛擊凍肉的電視轉播，這個鏡頭之後，又回到了記者的訪問場景上去，緊接下來的一場戲，就是拳王在計劃賽前的宣傳，以及教練看着電視，要他注意洛基的認真練拳，而克里却是一笑置之，毫不在乎，這前後相連的兩場戲，在前面插入了那個鏡頭之後，就無

異把下一場戲，拉入了上一場之中去了，使得洛基的動作，因為有了即時的反應鏡頭插入，而顯得這場戲有了意義，更甚的是立刻促使觀眾萌生了緊張的情緒。

如果沒有這個鏡頭的適時插入，就像小說那樣，只是兩場戲相連着發展，看來也並無滯澀的感覺，只是戲劇的要求——包括場面的意義以及觀眾情緒的產生，都會來得遲緩，當然畫面的轉換，也就不及現在的電影這麼活潑流暢，這純粹是一種對電影體的體認工夫，說來這一鏡頭的插入，全是要看導演的功力，只有優秀的導演，才會有這樣神來的一筆，約翰·艾維森(John Avildsen)已因本片而獲最佳導演獎，確是實至名歸。

我們大概的比較了「洛基」的電影和小說的異同之後，再從史托倫對這作品的取材來加以分析，他選擇這樣一個單純的人物，再編撰這樣一個單純的故事，只有在主題的表達上，給人一股向上奮發的力量，能讓人感染到幾許哲理的意味之處，就一般常理來推論，這般的題材，是不易拍成一部好片的，當然更不易寫出一部傑出的小說來，雖然現在的電影已獲致了

意外的成就，因為有了一位卓越的導演，而使得平淡的題材，閃耀了奪目的光彩，儘管是這樣，「洛基」的小說却是追不上這一份燦爛，它只能說是一部平實的作品而已。

這也難怪，因為作品中的拳賽，佔了幾近三分之一的份量，要把這拳賽中的氣氛，充滿了動感的場面，人物反應的表情，以至於心理變化的狀態，都能活生生的表達出來，那電影的彩色畫面及音響效果的配合運用，絕對是比平面的字彙形容，要來得鮮明、生動和強有力，所以相形之下，更要覺得小說的平凡，不過，我們特別把這小說提出來做比較，是因為它和一般的小說不同，它另有一種特性，它是由電影劇本改寫而來，再成為獨立的一本創作。

電影的平實風格，也的確給人一股清新之感，尤其是史托倫本人的演現，他拙樸、善良而努力，這類型的人物，是我們所經常接觸到的，或是內心裏所樂於接觸的，在看多了一羣羣憤怒、激烈、性格粗暴的銀幕上的現代英雄之後，你再來咀嚼洛基這個角色，不免覺得他是可愛和親切多了，好萊塢的報導，有人說史托倫的表演，很像是當年馬龍白蘭度所飾卡瓦斯

基的再現（「慾望街車」中的主角），也有人說他就是馬龍白蘭度的化身，其實每個成功的演員，都各有他的氣質和特性，絕不是依靠模倣什麼人，就能揚名和獲得掌聲的，若要問史托倫像誰？要說是卡瓦斯基，反不如說是馬蒂，當年的歐尼斯鮑寧（Ernest Borgnine），飾演那位質樸、拙於言詞、心理善良的屠夫，其性格與型像，和今日史托倫所飾的洛基，可能更為接近，更為相似，更屬於純樸的平民百姓。

說起這作品中的人物，應該特別指出的是史托倫所塑造的並沒有壞人，就是那位放高利貸的角色，也對洛基甚為慷慨，獲知他向拳王挑戰，即刻解囊贈金，並且到場助威，良善的本性，仍然是溢於言表，很顯然的，作者是在純樸的小城中，選擇了純樸的人物，來做白描而已，縱使他有逾越法規的一面——例如放高利貸的和他的保鏢，甚至於開始時洛基的為他去討債，但這只是生活的一面，仍然掩遮不了他們本質上的純潔、樸實和可愛。

就這部片子的製作水準來看，的確是屬於用心之作，最突出的還是導演的成就，他經營最後一場拳王爭奪戰，鏡頭的組合綿密有致，一系列快速短鏡頭的

往返跳接，很能造出氣勢，再配合上一連串強烈的人聲、喧嘩聲，把場面襯托得動盪不安，緊張不已，兩人的堅忍苦鬥，喘息着揮拳，流汗又流血，雖然步伐蹣跚，眼臉浮腫，但都堅挺屹立，人底戰鬪精神，從他們的身上揮發而出，經由鏡頭有力的傳達，直貫入觀眾的心坎，這是非常動人的一場戲。

這是低成本攝製的片子，但成績斐然，對於艾維森和史托倫來說，實在是一個奇蹟，對於電影界而言

聞，又何嘗不是一項奇蹟？這兩人原先都是默默無所，就正如「洛基」所描述的主題，他們是經歷了波折、經歷了艱辛、經歷了奮鬥而終於成名的，這兩個人和這一部作品，如今已為好萊塢開展了新的樣式，就是對我們的國片來說，這種新的人才的崛起，新的製片方式的運用以及新的題材之被重視，在在都可給予我們啓示，給予我們參考。

徐鍾佩著 多少英倫舊事

（上下冊） 每冊30元

中央日報駐倫敦特派員徐鍾佩女士自英回國後的隨感錄，在中央日報刊載時，曾引起碩大的共鳴，結集出版後不出一月即再版。

靜靜的倫敦

30元

王尚義著 從異鄉人到失落的一代

定價30元

狂流（長篇小說）

30元

遠的日子近了，近的日子遠了，生命迴如○（零），追憶和憧憬來至當前，交織成花般的燦爛。

梁實秋著 偏見集

定價30元

浪漫的與古典的

定價25元

實秋雜文

定價30元

大林出版社郵撥一九二三五電話三四一〇二七五